

# 中國私家藏書

丁巳題



北京華夏書局出版

主編 末陽



# 中國私家藏書·卷十

跨天虹  
枕上晨鐘  
章台柳  
双美奇緣  
花月痕  
情夢柝

## 第六部分 散佚海外的藏书

从孔子到近代,几千年藏书家藏书的绵绵相传,藏书文化蔚为大观,甚至流播海外,远传五洲。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藏有大量中国珍贵藏书,这些书籍散佚海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,有的是由于战争,如鸦片战争前后,大量古籍文物被侵略者洗劫一空,流失海外,有些是因为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而传播出去的。这些书籍在国内或被禁毁,或是绝版,或毁损于战争之中,不存于世,反倒是海外所藏,弥补了这种缺憾。

### 英国藏书

《跨天虹》 清·龔林斗山学者 著 残本 ..... (6619)

原书已佚不知卷书,仅存残卷,从卷三至卷五。

### 美国藏书

《枕上晨钟》 清·不睡居士 著 孤本 ..... (6671)

本书今仅存凌云轩刊本,国内罕见。此书辗转流失海外,几易其主,今惟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其全本,内蒙古图书馆藏残卷一部。

《章台柳》 清·佚名 著 孤本 ..... (6745)

中篇小说,四卷十六回。今仅醉月楼刊本,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。书叙唐时韩翃的故事,据许尧佐《柳氏传》演成,据此改编的作品极多,惜都佚失,惟有梅鼎祚的《玉合记》尚存。

## 德国藏书

**《双美奇缘》** 清·黄荻山人 编次 再译本 ..... (6797)

长篇小说,又名《玉娇梨》、《玉娇梨小传》,四卷,二十回。是我国小说中较早传入国外而影响又较大的一种,先后被译为法文、英文、德文。1921年译成德文,题作《两个表姐妹》,在欧洲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

**《花月痕》** 清·魏秀仁 撰 清刊本 ..... (6941)

长篇小说。又名《花月姻缘》、《花月痕全传》、《花月痕全书》,分五十二回。是我国第一部以妓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,刊本甚多,流入德国的也为清刊本。

**《情梦柝》** 清·佚名 撰 清刊本 ..... (7231)

清代长篇小说,又名《三巧缘》,题“蕙水安阳酒民著”,“西山灌菊散人评”。四卷二十回,因小说主人公一场大梦被柝声唤醒而以书名。文笔典雅有古风。

## 第六部分

# 散佚海外的藏書



英  
國  
藏  
書



# 跨天虹

清 警林斗山学者著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|
| 卷一（原缺）         | ..... | (6623) |
| 卷二（原缺）         | ..... | (6623) |
| 卷三·第一则（原缺）     | ..... | (6623) |
| 卷三·第二则（缺目）     | ..... | (6623) |
| 卷三·第三则 俊郎君鬼媒合叠 | ..... | (6626) |
| 卷三·第四则 娥女子三度完姻 | ..... | (6630) |
| 卷四·第一则 建月宫嫦娥遭劫 | ..... | (6635) |
| 卷四·第二则 施神咒弄假成真 | ..... | (6639) |
| 卷四·第三则 道士血污还本性 | ..... | (6642) |
| 卷四·第四则 樵夫遇鞠得团圆 | ..... | (6646) |
| 卷五·第一则 江上渔翁居□□ | ..... | (6649) |
| 卷五·第二则 房中妖艳抱闺黎 | ..... | (6654) |
| 卷五·第三则 仙镜偶然联异眷 | ..... | (6660) |
| 卷五·第四则 盲儿宛转雪奇冤 | ..... | (6666) |



## 卷一 （原缺）

## 卷二 （原缺）

## 卷三·第一则 （原缺）

## 卷三·第二则 （缺目）

（上缺）出房，转过天井，只见屈氏与濮义老婆痴呆呆的立在那里。友生看见，吃了一惊，连忙回转书房睡了。屈氏与濮义老婆领了朝云，回到房中，问道：“姑爷怎么说？”朝云不敢隐瞒，从头直说，气得那濮义老婆捶胸跌脚道：“什么要紧，断送了我一个女儿！”鼻涕眼泪哭个不住。屈氏道：“适才嘱咐你的，临期须要叫喊，为何绝不出声？”朝云道：“我本要叫，无奈姑爷将那蜜甜甜的舌尖儿填塞在我口中，一时叫喊不出。”只见那小川走过来问道：“这事怎么说？”屈氏将朝云的言语说与小川听了。小川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料不是个呆女眷，明日与他讲话。”屈氏道：“这是我们不是，与他何干？”只是到了初六，要他拜花烛。若还不肯，须索处治他一番，方出此气。”大家怨怅了一会，各各睡去。不题。

且说友生为这朝云，一连住了几日，每每黄昏时候，直等到二三更天，方才去睡。想道：“我与朝云勾当，他父母若还知道，必定加之颜色。若不知道，缘何截足不来？这事大有可疑。我明日私下问他一声，方才放心。”候到次日下午，只见朝云独自一个在角门□□□□□。友生四顾无人，走到身边问道：“朝云姐，为何晚间不拿茶来？”朝云道：“母亲知道了，连赠嫁不稳哩。”友生听了这两名话，不加思索，已是回报肚肠，笑道：“缘分若此，何命之蹇也！”这日到房就睡，想道：“不要没主意，明日回去罢，若再迟延，便落他局了。千着万着，走为上着。”到了五更，穿好衣服，出房竟望后门一溜，逃之夭夭去了。到得家中，父母尚未起床，便到房中收拾铺陈银两，叫琴司挑了，连父母也不别，雇了一只小船，望杭州进发。

不题。

且说小川清早起来，差濮义去叫厨司、定戏文，家中打点，好不闹热。大家忙了一会，只见濮义老婆慌慌张张走进来道：“昨夜失贼了！”后门已是大开，检点家中并不失脱。前前后后俱已看到，只有书房失了一个女婿，连忙报与小川知道。小川晓得他逃走回家去了，再叫濮义请来。濮义走到陆家，见了天成，说道：“家主多拜上相公，今日要姑爷另拜花烛，特着小人来请。”天成道：“自那日到你家来，并不见他返舍。”只见管门老儿进来对天成道：“小相公天未明敲门进来，叫琴司挑着行李，不知哪里去了。”天成即将此话覆了濮义。濮义领命而去，回覆小川。大家一场扫兴，气得十生九死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友生一程来到杭州，看见西湖景致，不胜欢喜。盘桓数日，再四流连，又恐父母差人追寻，须索远遁才是，即便渡行。盘山过岭，吃尽奔波，行了半月，已到江西地面，落了饭店。想道路已远了，不必再行，思量觅一住房，安顿身子，用功读书。只见店门前走进一个客人，也是投宿的，因来迟了没有空房，就与友生合着一个房儿，彼此拱手。友生问道：“请问老兄贵姓大名？仙乡何外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弟姓严名真，住在吴门。”友生也通了姓名乡贯，两人俱是同乡。友生道：“老兄到此贵干？”严真道：“家兄严悦，现任吉安知府，幕中乏人，家兄特令小弟返舍，觅请幕宾，因而到此。但不知尊见到此何干？”友生道：“小弟有一敝友，在吉水作邑，特请小弟入幕。不料中途闻报，他已丁艰回去，所以羁迟在此。”严真道：“不知尊兄肯到家兄敝署去么？”友生道：“小弟匪才，恐不堪为令兄鞭策。”严真见他言语温雅，人物稀奇，必是个有学问的人，要他同行，庶免归家，省却往返之劳。遂叫店主人设下一壶一菜，两人对酌。言语投机，竟成莫逆。到了次日，严真替友生算还饭钱，二人雇了轿马，一路望吉安进发。

且说朝云自友生去后，朝思暮想，病了一年，把一个粉装成、玉琢就的容貌，弄得骷髅相似，服药祷赛，全无应验。临死之时对母亲道：“孩儿大约不济事了，箱内有一题诗汗巾，千万要与我带去。”濮义夫妻连忙向箱中寻觅，果然有一汗巾，将来递与女儿。朝云看了这件东西，倍增伤感，霎时间便瞑目而去。竟与巧巧之死却无两样。

要晓得这两个魂儿，是与友生不肯干休。果然精灵不泯，到了阴司恰好遇见巧巧。说来都是陆友生的冤家债主，到了阎罗案前，双膝跪下，把陆友生的薄情短义，哭诉一番，还要思量回阳，与他聚首。阎王即查姻缘簿上，陆士善与巧巧、朝云凤缘已满，无容复合；更查得陆士善本该少年科甲，因他无故弃妻，上帝嗔怒，将他前程革去。二人听了，哭倒在地。阎王道：“你二人阳寿虽未该绝，但已脱胎离舍，不得回生。且放你作流荡游魂，遨游尘世，直到阳寿终时，再行发放。”二人随风化影，离了阴司，一径往吉安府来。正是：

冤家本是前生结，来世冤家今世成。

按下不题。

且说濮小川养了这个女儿，受尽万般气恼。女婿逃走出门，杳无音信，养着女儿，终无结局。若还改嫁，倘若女婿回来，又费周折。正在那里与屈氏宛转踌躇，没法布摆，闻得朝云死了。小川道：“我们不若将朝云当作女儿开起丧来，只要瞒得陆家耳目。”屈氏道：“依你见识，将大乔着放何处？”小川道：“我有一个表亲，叫做孔方，他领我三千本钱，在吉安府开张饭铺，将女儿寄送他家，等事冷落，另择一配，岂不干净！”屈氏道：“只是女儿自小在我身旁，怎忍舍他远去？”小川道：“事到其间，不得不如此了。”便与濮义夫妻说知。濮义也落得如此，即报到陆家，说大姑娘死了，殡殓成礼。陆天成夫妇都来哭吊，信为实然。只是苦了朝云，活也要他替，死也要他替。不觉过了七七之期，小川另差管家濮忠夫妇，准备盘缠行李，随了大乔直到孔家。濮忠先进投书。孔方见书，便请侄女进内，见过了礼，收拾房帑与他住下，孔方就嘱咐媒婆，要寻亲事。那知这个滞货，到处不通行的，一连说过四五十家，没有一家落马。又耽搁了几个年头，绝无受主，媒婆说合之兴渐渐已阑，大乔要嫁之心也渐渐淡了。正是：

命运不该天喜动，红鸾偏照别人家。

且说陆友生在严悦府中做了五年幕宾，囊中积蓄也饶，就改名严豫，随任进学。一日忽有报来，钦取严公进京，严公欲带友生同去，友生想道：“多年不回赴考，这秀才已是久旷的了，若回去时，岂不两头脱空？不如再等两年，乡试中得一名，娶他一个标致娘子，那时衣锦荣归，一举两得，却不是好！”写书一封，烦严公带回，自己租了一间民房住下，且自用功读书。

适值七月七日，家家乞巧穿针，友生想道：“今日是巧巧生日，我若有，必与他称觞欢喜。如今天各一方，急切里不得见面。”不觉流下泪来。便口占一律道：

两地相思各泪流，天边枉自说牵牛。  
难消帝女千年恨，欲解仙媛七夕愁。  
绣阁雨云情耿耿，绮窗风月思悠悠。  
巫山远隔银河水，悲断人间宋玉秋。

吟罢，只见门儿呀的一声，不知甚么人来，且听下则自有分晓。

## 卷三·第三则

## 俊郎君鬼媒合卺

却说友生见门开响，抬头看时，只见一个妇人，年约三十上下。友生急忙起身，上前施礼，问道：“娘子何家宅眷？到此贵干？”那妇人道：“老身姓魏，不知进退，特来为相公作伐。”友生道：“承魏娘见爱，深感美情。只是在下立心，必得才貌双全的女子方肯娶他。”魏娘道：“老身说千说万，并不曾误却人家儿女。这位姑娘年已长成，生得如花似玉。相公若娶得成，将何以报我？”友生道：“果如所言，自当重谢。”魏娘笑了一笑，起身告别。友生问魏娘住居，魏娘道：“大街东首第三个牌坊下便是。”魏娘别过，即转身到孔家，与大乔做媒。孔婆道：“我女儿说过几十头人家，只是我不中意，所以迟延到今。今日魏娘说的，必是好头脑。”魏娘道：“这严相公人才出众，是个当今饱学秀才。”孔老晓得是太尊的幕宾，自然有力量的，即便应允。

到了次日，友生去见魏娘道：“昨承所论，愚意必得这女子靚面一见，方才放心。”魏娘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即同友生走到一个大户人家，请友生坐下，自己进去，有一杯茶时，只见两个丫鬟扶着一位女子，轻移莲步，袅袅娜娜走将出来。直至厅下，对友生行礼，立了少顷，便同魏娘转身进内。友生见了，神怡心爽，好生欢喜，以目送他进了中门，方才转眼。不料地下失了一条汗巾，友生拾起，恐人瞧见，不及细看便藏在袖中。魏娘出来，即便起身，一路里问道：“相公可中意么？”友生欢喜道：“果是一品人物。但不知要多少聘金？”魏娘道：“聘金他也不论，只要入赘过去的。”友生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当下就别了魏娘，择日行聘成亲。

到了吉期，友生打扮停当，行人已来。即便上轿，迎到孔家，合卺已毕，魏娘谢了出门。友生走到房中，看见这个新娘，心里惊讶道：“怎么不像前日相的？大有原故。”连忙扯到面前，仔细端详，不觉暴跳如雷的嚷道：“那里来这个怪物！我前日相的是十七八岁一位标致女子，你们掉了包儿哄我，我要去告状哩。”孔方听见房中聒噪，即忙走来询问。听了友生这些说话，便道：“我的女儿何曾有人相着？这话从那里说起？”友生道：“那魏媒婆同我来的，两个丫鬟扶出一位女子，生得如花似玉，那里是这个东西！”孔老道：“你敢是见鬼哩！那里有如花似玉的与你相。”友生道：“岂有此理！相亲这日，那女子还遗下汗巾一条，我拾在此，拿来你们看。”急到箱中取出汗巾，递与孔老。孔老接来一看，上有蝇头细字。友生接过方才看见，念了一遍，惊道：“好奇怪！是我赠朝云的汗巾，缘何在这女子身边？只要问媒婆，便知端的。”要孔老同去。孔老见他语言诧异，也要寻着媒婆讲话。

两人气昏昏走出大门，到得第三个牌坊脚下，只见都是一片空地，那里见个房子？媒婆

也不见面，二人目瞪口呆，朝这空地看了一会道：“好奇怪！好奇怪！”问那邻近的人，个个都说没有什么魏媒婆，这空地十年前做了检尸场，所以无人起屋居住。翁婿二人面面相觑，难以解分，只得快快而回。对家中说了，各各称怪不已。

友生坐在房中，将这汗巾儿翻来覆去，想了半日，全没理会，也只好丢开肚肠，置之不问。只是如今娶了这个妇人，又弄得不上不落，必须再逃，方得脱离此难。一夜不睡，挨到五更，开门竟走。不料被管店的瞧见，报知孔老。孔老即唤三四个童仆追寻。半途赶着，扯了转来。孔老夫妇十分气恼，对友生道：“事已如此，贤婿为何不别而行？难道将我小女弃而不管，使他白头抱恨？岂是君子所为！”友生低头不语。孔老晓得大乔初次嫁的丈夫，已是逃走的，如今见这个又走，恐怕去而不返，又是一桩不了之事，不由分说，竟推他到房里，将门锁上。四外窗槛牆壁，防得紧紧密密，三餐茶饭用一转斗传进。如此布摆，任你有翅难飞。

友生坐在房中，犹如槛猿笼鹤，无计脱逃。没奈何，忍气吞声，延挨朝夕。孔老想道：“女婿不是犯法罪囚，如何幽禁在内？不若将大乔黄昏放他进房，清晨出来，一则使他不丑貌，二来又好同床。后生家或者回心转意，也未可知。”那知这陆友生比那鲁男子柳下惠的心肠更坚几分，一任他睡在身边，毫忽不动声色。过了几日，连大乔也不肯进去。这也是友生一点求才爱色的真心，所以坚执如此。

不料孔老运倒，一日三更时候，忽然门外人声喧嚷，劈门上瓦，都是盘头盖脸一班强盗，明火执杖打进房来，惊得友生无处躲避。四下搜寻无物，就把友生绑缚起来，将火草浑身烧烤，逼着献宝。友生受苦不过，只得说道：“要宝须在后面楼上。”强盗牵了友生引路。友生才到他家，路径又不熟惯，却被强盗一步一棍，打到后楼。倒笼翻箱，饱欲而去。仍恐有人追赶，把友生牵到二三里路外，方才放他。

友生没命奔逃，步履踉跄，跌得昏晕，爬将起来又走，不料脚下鞋儿掉了一只，满地去摸，鞋子却摸不着，倒摸着圆揪揪沉重重一个包儿，想是强盗遗落在地的。友生拿了，藏在腰边，心下踌躇道：“我若回去，他们毕竟依旧锁在房中。我若不回，无奈不曾穿得下身衣服，倘若天亮。成何体面？”正在没法之际，忽见玉兔将沉，金鸡报晓，少顷天色已明。友生只好蹲倒身子坐在地下。这些地方上人，见了这个奇货，周回圈定，问他来历。友生到答应得不耐烦，忽见一个小使从人丛中掙将进来。看见，叫道：“相公，穿了衣服。”友生抬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琴司小使。他夜里听见把家主捉去，毕竟半路放他，下身不穿衣服的。琴司待强盗出门，拿了几件小衣，不待天明，各处寻觅。刚刚走到这个所在，遇着。

友生穿了衣服，同琴司一路商量道：“我与你不要回去了，另寻一个去处安身。”琴司道：“行李俱在他家，如何就舍弃了不成！”友生道：“行李值得恁的！若还走去，依旧把我锁在房中，如何有出头日子。如今科场已近，我们且到省城觅个下处，读几时书。过了试期，再作道理。”琴司道：“盘缠一些没有，科什么举！”友生将乞跌得银的话说与他听。琴司欢喜，随了主人，沿路买了铺盖。行到省城地面，科考已过，遗才取得一名，只候三场得意。